

小说连载 香秘

争夺狼王

◎嘎子

老阿洼站在冰墙前，举着手掌又停下来，沉思了一会儿，说：“那群狼怎么样了？”

那群狼？这么多天来都没看到狼的踪影了。我与达瓦都看着老阿洼，心里都在想那群馋地死追部落和饿狼群。

“狼群怎么样了？”

我说，达瓦也在说。我很想说，这些狼死绝了才好，部落才得安生呀。达瓦却说：“那群狼也很可怜的，但愿它们也能走出这个雪原。我不想它们冻死饿死。”

老阿洼慢慢找着狼的信号，冰墙一会儿黑一会闪出的光亮。我看见了山石的形状，很遥远，四处是迷茫的风雪和雾气。渐渐推近，渐渐清晰。

一只鸟惊慌地从灌木丛里飞出来，晨雾就退尽了。我们都看清了那群疲惫不堪瘦骨嶙峋的饿狼，围聚在格日弄雪山脚的一堆黑石头前。

四周仍然是浓烟熏烤般的暗黑，羊毛大的雪片漫天飞舞，顺着陡峭的雪壁朝上看，可见牛皮样厚重的黑云不时撕开一条裂缝，泻漏出一股白得刺眼的光芒。没有风，雪野就显出了原始之初的死寂。

瘸腿狼王并不在乎那团白光，它的狼们也不是那片白光的引诱才来到这个峡谷口的。它们是追着那个牧羊部落的足迹走的，那人的羊的狗的足印都有浓烈的气味，刺激着它们的求生欲望。

几日的雪中奔走，它的狼族也损失不少。饥饿使它们噬血的欲望增强，变得疯狂起来。互相残杀，抢食同类，偷袭弱小，狼的数量一天比一天减少。

此时，又有两头狼在雪里撕杀起来，突儿窜上山冈，突儿又滚下山坡。到处是飘飞的杂毛和艳丽的血点。所有狼都蹲在地上，昂起头等待着将要发生的事。狼王知道，只要有一方倒下，狼群就会扑上去，顷刻间倒下的狼便被啃食得干干净净，连一丝血毛都不会留下。

弱肉强食，这是荒原之神定下的铁律。

两头狼仍在缠斗，两团灰色的身影在雾雪中窜来窜去，久久分不出胜负。

秃尾公狼有些烦躁，喉头上堵塞着一团东西，它难受地甩甩脑袋，站起来昂起头，吐出一串长长的哀号。所有的狼都竖起了尖削的耳朵。哗啦啦，又一只鸟惊慌地窜出灌木丛，朝远处逃去。

秃尾公狼蹲下身子，蹦起来，朝两头纠缠不清的东西扑去。

厚重的浓雾在闪电一般的窜跳中，撕开又合拢，接着传来两声惨烈之极的哀鸣，过后是很长的平静。雾在晨风里细纱幔一般地颤动，浓烈的血腥味扑面而来。坡顶上的狼兴奋得蹦跳起来。

秃尾公狼拖着两头死狼，从雾中钻了出来。它扔下死狼，立在雪堆上，满足地舔着唇边凝固的血，细眯着眼睛瞅着瘸腿王，透出轻蔑一切的傲慢。

狼群在风似地卷了过去，拼杀撕咬，踩得雪沫四处飞扬。只一会儿，两头死狼就被抢食得干干净净。

瘸腿狼王蹲在雪地，不动声色地看着这惨烈的一幕。它难以忍受秃尾公狼的傲慢，但在它斜睨自己的眼光中，明显感觉到它的野心和自己的衰老。狼王细眯着泪汪汪的眼睛，有些悲哀了。

它预感到，那个残酷的日子快来了。

从强壮的秃尾公狼取代老公狼的那天起，它就触摸到了那日子的影子，它知道这头傲慢的公狼，是不甘做它这头苍老瘸腿的狼王的坐骑的。有好几次，它在公狼咆哮的磨牙声中惊醒过来，身上就沁满了恐惧的冷汗。公狼却在它的胆怯中愈加肆无忌惮，以傲慢和强壮控制了整个狼群。

瘸腿狼王过去那种神圣不可违背的号令，越来越失去了作用。狼群的疯狂同类时，秃尾公狼就摆出副天神般傲慢的模样，在拼杀抢食的狼群里穿来穿去，好像它一点也不屑瞧一眼那种血腥惨烈的场面。它总是当着狼王的面选出最瘦弱的同类，供其他的狼抢食，而瘸腿狼王的愤怒吼叫，只像扔进雪野里的一粒冰渣子，风一吹就无影无踪了。

这几天，秃尾公狼成了事实上的狼王，都是它带领着狼群在风雪里寻路狂奔。而它，曾经具有不可动摇权威的瘸腿狼王，却被抛在狼群最后，拖着断腿慢慢挪动。它感觉到从来没有过的孤独，预感到那个日子快来了。

它与它都明白，狼群不能有两个王。它也在静静地等待公狼锋利牙齿切割下自己柔软脖子。公狼并没有行动，总是高昂着头，斜着眼睛看着它，用沉默来欣赏它的悲哀、懦弱与苦痛。它没有离开狼群，默默地忍受屈辱，跟在狼群背后。它知道，只要狼群跟着牧羊部落的气味走，它就有一线生机。这头傲慢的公狼缺少的正是像它一样的，能与人斗智的脑袋。它不想让狼群在这头蠢笨的畜性手中。

那股猛烈的白毛风刮来时，狼群正躲在山脚石缝里。风刮过，狼群没啥损失，却刮跑了它们死死跟踪的部落的气味。它们在山脚盲目寻找了一天，什么也没找到，就忍着饥饿在秃尾公狼带领下，来到这个峡谷口。

它们在谷口寻到了鲜羊血的气味，清香的味道深深刺伤了狼群饥饿的心，它们舔着冰雪，一遍又一遍地狂啃起来。

嗷，呜呜呜——

细心的瘸腿狼王，却在羊血里嗅到了另一种气味。它熟悉这种气味，每一次狼群遭到人类的暗算，都有这种气味。它孤独地在谷口徘徊，在所有狼兴奋得狂叫时，它再一次使用狼王的威严，用三长两短的声音向狼群发出了警告。

愤怒的狼群早就忘了它的存在，在秃尾公狼的带领下，冲进了雪雾弥漫的山谷中。

嗷，嗷嗷——

它悲哀地发出一串伤心的声音，拖着沉重的瘸腿慢慢跟在那群疯狼的背后。在嗡嗡响的山风中，它像一头掉了队的可怜巴巴的孤狼。

雪雾散开又合拢，灰色的黑色的雾团搅拌一起，把雪谷里的一切严严实实地遮了起来……

(未完待续)

泪水在妈妈的眼眶里闪着，妈妈却仍旧温和地轻声呼唤着，声音在花木丛林里回荡，显得悠悠的，柔柔的，好像一股甘冽的清泉，缓缓地流淌。仿佛是淌过了漫漫的日子，如诗如歌，淌得细腻而委婉，淌得悠柔而绵软，长长的，长长的，淌过了我心的田坎……

初语

假如

◎王雨霞

“孩子，你在哪儿？”

我吐吐舌头，调皮地一笑，拍了拍手。乘着午后清澈的风儿，她们轻灵地托着我上了树后，才温和地散步去了。

妈妈怎么也寻不见我，只好无奈地轻笑道：“这个小东西，又跟我捉迷藏来了。”语气里满是抱怨，却又饱含着说不出的宠溺。她轻倚在树干上，翻开了一本相册。我细细一看，竟全都是我的照片。妈妈脸上带着甜蜜的笑，小心翼翼的样子仿佛是在对待一件稀世珍宝。

我轻声叮嘱绿叶们，一定要把最清澈、最柔和、最温暖的阳光过滤在妈妈的身上呵！说着，我轻巧地一转身，变成了一道金色的阳光。绿叶们听懂了，“沙沙”地笑着，应允了我的请求。我安安静静地趴在相片上，水一样清澈柔和的浅金色晕染开来，把午后的阳光融成一捧捧温柔乖巧的溪水似的，把整个下午的心都浸得柔软极了……偶尔，我也顽皮地在妈妈弯弯的睫毛上跳舞，把妈妈乌木般美丽的睫毛涂抹成好看的金色。

妈妈轻轻地合上了相册，我连忙跳了出来，我可不想被夹扁成世界上唯一的一块金色的阳光标本。妈妈走进了一片森林。那些花呀，草呀，树

呀，都在沉重的寂寥中静默着，好像忠诚的士兵一样守护着这片森林。密林里静悄悄的，偶尔会有一束阳光从妈妈的头顶倾泻而下，那些尘埃们在光的映照下隐现出来，跳着、闹着，笑得那么欢欣鼓舞，与这里的死气沉沉相映成趣。妈妈似乎也被这里悲伤的气氛感染了，眉眼间透着心事，似乎有着掩饰不住的焦急和担忧。我细细一想，哎呀，可不是嘛，我直到现在都还没现出原形呢。

想了想，我又化着一朵碧桃，从枝叶上飘落下来，正好落在妈妈的发上。“咦？”妈妈取下了碧桃花，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神色，爱怜地将我别在发际。碧桃花幽幽的香气若有若无地弥漫在清新的空气中，妈妈闻到后不由得舒心地笑了。可我却又犯起了愁。要是等香气过后，妈妈又担心起来怎么办？唉，有了！我从碧桃花中挣脱出来，变成一只灵动漂亮的彩蝶，飞到妈妈面前，笑嘻嘻地踮起脚尖，跳起了优雅的华尔兹。我挥动彩色双翼，又轻盈地变成了芭蕾舞，热闹的民族舞，伤感的古典舞，华丽的探戈……妈妈惊奇地看着一只蝴蝶在她面前翩跹飞舞。我有些累了，伏在妈妈温暖柔软的手掌里歇息。妈妈温柔地注视着我，不由轻声说：“你真是一只奇妙的小蝴蝶，看见你跳舞，我好像又看见了我的孩

子，她也像你一样可爱……”我不禁怔住了。妈妈仍然絮絮叨叨地说着，“可是这孩子现在不知去哪儿了，都一天了，我好担心……”我又愣了愣。看来我错了，妈妈无时无刻都在担心、牵挂着我，只要我不出现，任何事物都没办法让妈妈真正快乐……眼泪无声地滑落脸庞，想和妈妈捉迷藏，让妈妈着急这样的想法，真是太任性了！

“孩子，你在哪儿？”

泪水在妈妈的眼眶里闪着，妈妈却仍旧温和地轻声呼唤着，声音在花木丛林里回荡，显得悠悠的，柔柔的，好像一股甘冽的清泉，缓缓地流淌。仿佛是淌过了漫漫的日子，如诗如歌，淌得细腻而委婉，淌得悠柔而绵软，长长的，长长的，淌过了我心的田坎……

“妈妈！”我现了原形，扑进了妈妈的怀里，紧紧地抱住了她。月光如水的夜晚，我在梦中甜甜地笑了……

叠起金色的光影，光阴在我的手中流转。星辰温柔地在我耳畔低语往昔，月儿轻轻地微笑着：“别忘了那些岁月呵，我的孩子。”

时间的长河里，究竟是谁温柔了我的岁月，聆听了我的时光？是妈妈呵。



藏在云端的校园

◎杜海霞

马尼是一座小镇，是一片高海拔牧区。这里有低矮的藏式建筑，高耸的雀儿山脉，澄净的玉隆措措湖泊，四通八达的交通道路。街道在广阔的平原上肆意的延伸，延伸到德格、甘孜、石渠或者某一个美丽而神秘村庄。

八月，热烈而奔放的太阳高悬在宁静而湛蓝的马尼上空，几片单薄得如丝绸般轻柔的白云在离它远远的地方懒懒的漂浮着，此刻的山是苍翠的，因为有绿树的陪衬，野花的点缀，小草的浸染……

这个季节的马尼景色是怡人的，也最受牧民喜爱，牦牛悠闲的甩着它引以为傲的尾巴漫步在广阔无垠的大草原上，时而抬头望望天空一掠而过的苍鹰，发出雄浑而有力的叫声；时而低头嚼嚼含在嘴里的嫩草，品味大地给予的珍饈；时而享受清风从头到尾的抚摸……彼时，风俗淳朴、思想纯粹的牧民，在平坦的草原上搭起了家中最气派的帐篷，将自己认为最好的物件、吃食都搬到里面去，只为还未到访的客人营造舒适的氛围。那些年轻的汉子们则争着去参加赛马，只是为了能在心上人面前，尽情地展示他们在马背上的飒爽英姿和坚毅勇敢。在蔚蓝色的天空下，高原上的牧民们纵情歌舞，整片草原充满了欢声笑语……

然而热闹的马尼也有宁静的一角，顺着那条叫“育才路”的街道前行，便会到达一座叫“马尼干戈九年一贯制”的学校，那里是牧童梦想聚集的地方，也是牧区孩子通往缤纷世界的通道。一群小到五六岁的小学孩子，大到十七八岁的初中学生们，展示了不同年龄阶段的学子对知识的渴望，他们用自己天未亮前的朗朗书声温暖了

整座校园。

小学的孩子是娇小而可爱的，同时也是认真而努力的，他们总是喜欢在“沐浴书香”广场，围着那座由牧童、书本、半蹲的牦牛组合而成的古铜色雕塑，大声将书中的内容朗诵出来，然后满足的关上书本穿梭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广场是根据雕塑来命名的，描绘了“身处广阔无垠草原上的牧童，悠闲的靠在牦牛柔而软滑的肚子上，尽情的沐浴在书的世界里，贪婪的吮吸着知识香甜味道”的画面。

天是多变的，时而晴空万里，烈日高照；时而云卷云舒，狂风呼啸，沐浴在书香中的牧童始终如一的沉浸其中。广场正对面站立的人物雕塑是代表民族智慧英雄，他是藏文字的创造者，松赞干布的启蒙老师——吞弥·桑布扎。他被设置在小学与中学之间的廊道上，双手托着厚厚的藏文书籍，若有所思的望向远方的天空，默默地坚守着这座由游牧学校变成固定学校，然后成长到除了语文英语外全是藏文的藏单模式中学的“九年一贯制学校”。并通过自己的“前世今生”来熏陶和教育着牧区学子不忘初心，不负今生。

学校是多情而辛劳的，它承载了太多民族的希望，也寄托了太多高原的情丝。餐厅前方的“和睦四瑞图”与“六长寿图”是民族大团结与自然长寿的美好愿望；校园内随处可见描有图画、写有文字的石头，是孩子们给校园最温柔的亲吻；运动场、教学楼、图书馆、宿舍楼、教师公寓楼下、慧德书院长廊……满足了牧民及学子们对知识的渴求，存储了

诸多学子们关于青春的印记，铭刻了无与伦比的记忆……

冬天，雪花如一曲变幻莫测的交响乐，时而舒缓；时而激昂；时而如空中撒下的白盐般沉重，瞬间铺满整座大地；时而如飘飞的柳絮般轻柔，漫天飞舞意境唯美。校园总能默契的与天空、大山、草原合而为一，呈现出白茫茫的一片。精神抖擞的孩子们时而在雪地里翻滚，时而聚在一起堆雪人、滚雪球，时而在你不注意的某个角落里给你一个措手不及的雪球开始一次激烈的雪仗，一番雪地嬉戏图便呈现眼前，总之温暖的心总会在冰冷的气候中捂热那双冰冷的手。

经过三季的大雪纷飞后，夏天还是要来暂住片刻的，一片如茵的、及腰的、撑着鼓鼓的草穗的绿草，在风中摇曳出了它们凌乱的美感，超市前方的那块小方地上尽情的散发着由内而外的芳香，“校园几许，景致尽收”，此时，慧德书院是最受学生欢迎的场所，那里视野开阔，可直视云端、可纵目远眺，文化石上的文字是孩子们诉诸于笔端畅想，实木长凳的石柱是学子们闭目集思时的扶持。长廊的尽头是“志勇广场”，简单的石山组合道尽格萨尔王的人生历程，行云流水的毛泽东书法囊括先贤的精神品质，如此氛围，寄托了德格教育的美好愿望。

广博的藏式图书馆包容万象，飘飞的五星红旗熠熠生辉，这座藏在云端的校园在日新月异下继续着它的美好，并散发着久远的醇香……

青棵探，自秋天的土地开始另一个季节的行走。一穗光芒的生命，集结成金光大道，通向村庄，走进农人的心。蓝天上游走的白云，相伴而行。都有命中注定的责任，这个尘世，因之而安祥、明净。

紫夫文/图